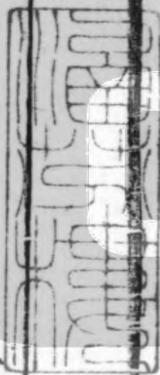




四明尊堯集卷之第一



後學孫婿蕭甫重刊
裔孫載興校正

聖訓門第一

上問尚書省制度

上問尚書省制度可復否余以為亦不須如此

余曰上欲以近畿郡為畿輔 上曰不如今屬兵

部

余曰 上前欲以近畿郡為 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
在使趙子幾等按察官吏易為照管若付之諸路即恐

諸路推行熾裂無以使四方覩法 上曰不如令屬兵

部

臣瓚論曰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爲不須安石欲建四輔神考以爲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者都省之毀誰不流涕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特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毀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上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不欲爲則雖已成而必毀神考之所不欲爲則雖甚害而必行其用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自營之心則獨尊王氏下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見其初

心矣今可以不早辨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既已久矣四輔之成既已往矣而臣猶已論之非爲追說已成之事追咎既往之人也實欲陛下察下等國是之計而爲我 宋方來之慮者非特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于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

上曰京師人優饒不妨

上曰京師人素優幸分外優饒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即是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臣瓚論曰京師者萬國之本也呂嘉問欲取免行錢

以擾京師之民 神考欲減省之以安京師而安石對曰如此則是 陛下總明右所蔽實未知百姓疾若夫優饒京師而謂之不知百姓疾苦者何哉唐德宗不恤京師之民陸贄先事進言曰聚歛之法穀下尤嚴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度類恐懼興廢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輔不寧矣嗚呼唐有賢臣而德宗不能聽神考有聖訓而安石不肯順可謂流涕也矣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余曰古非特什一而已余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須斷亦不

惑不為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得為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

臣瓘論曰 神考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安石對曰古非什一而已其對如此為必須理財故也必須理財乃熙寧七年語也與政七年尚守此語而 神考反覆折難稽什一之法以百姓不足為慮以取民百端為戒臣故著之以見 神考愛民之本意而又於理財論論其本末 上以農事為最急

上以農事為最急余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
下須資天地 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寬鄉亦王者所
以生財闢土之道也

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為急

上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好與一道紫衣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為急甚好初蔡河既作重閘有餘水
乃勸教河側人種旱地為稻而奉先率先種稻

臣瓘論曰以農事為急又急於勸農 神考聖政不
可揜也然臣考日錄之內抵牾誣訛之言臣不能無
疑焉造神考之言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

得西川又撰王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
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羨於已非 歛怨於
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

御批減去市易務請較固條

劉孝孫言 御批降出市易務請如兼并之家較固取
利令市易司覺察三司依條施行此仁厚愛民之意至
是進呈余曰劉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
正是聖政之闕較固法是有律以來行用但申明所以
為均均無貧乃孔子之言於政有何所害 陛下不欲
行此此兼并之家有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

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滕口也 上笑曰
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余曰雖有律未嘗行又
未嘗使官司振舉須先申令使兼并知所避 上曰若
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
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故
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尊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
孫家所爲何以謂之入主

臣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
神考聖訓以謂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
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言非

也此事正是聖攻之闕 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
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
外惑言事官使之滕口也臣竊謂 神考不欲於律
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
美不爲過也日錄之內但爲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
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 神考之言曰若設法
傾之則兼并不能爲患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
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
只是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入主嗚呼設法相

卷一
五
傾之語謂之不認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詆可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爲闕改力主嘉問遂至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御批安撫司不得奏災傷此法可速改余曰安撫司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臺官言進奏官遞迴奏蝗蟲狀言新法須候淨盡方得聞奏御批近據孫永奏進奏官云安撫司不得奏災傷狀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稱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意檢到新法令者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轉運具施行爭狀聞奏淨盡則本州提轉各聞奏乃是進奏官誤會

條貫余曰條貫已令本州提轉申奏安撫司自不須令奏上曰令安撫司奏何妨余曰朝廷令本州轉運司奏已是兩處奏狀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恐逐司或有弛慢新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互覺察聞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在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限人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臣權論曰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惧天下蝗蟲之

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即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即壅天下之情啓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諫之所當言也 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 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 神考曰漢

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紀綱御天下大畧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勞弊精神虛費日力甚矣其言乖悖也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陳曰已與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臣瓘論曰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成王戒居陳之言也 神考聖訓蓋取諸此知尊我后則能事

茲訓矣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

余曰以 陛下崇信此輩故欲借其力沮害正論諸如此類甚衆 陛下當審察不當使姦臣得計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為欺不可為恭顯小人便以為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即為盧杞李林甫小人便以為大臣都不可信乎

臣權論曰宦者四星在皇居之側其人近至尊國家安寧則其身亦安尤當自異於疎遠之臣也故善為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為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

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曹日昇方危難之時不顧萬死顏真卿深與其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 神考謂近習亦有忠信者此 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謂信馬存亮非不憎宋申錫也而能救申錫一門之禍捨已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為如此公議不以為信乎魏洪簡之於裴度則既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除為國之患其所為如此天下豈以為忠乎是故持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為姦計者其

類不一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獨在於近習耶 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訓哉呂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戒周爰嚴遵美力辭兩尉張承業極諫橫費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者也其可爲古有恭顯曾害忠臣便以爲今日之人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日錄又欲變亂舊規自以爲此乃宗廟社稷久長之計嗚呼 太祖皇帝規摹勞遠保全內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

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爲而忽欲變更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窟穴計謀秘奧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洵武其腹心也陰挾計數用新經日錄之術筭人於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冊之內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爭不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以爲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右聖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段

臣權論曰熙寧元年 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
曰朕顯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嘗須臾忘
之也其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
記而博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著其錄必藉事實卿等
其綱舉條布以備紀述使明並日月歷萬世而不晦
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 神考流涕久之臣竊惟
神考之於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兢兢者有三
事焉歆 微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非實二也惧
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廟像今 陛下繼
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 神考之事當以

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載其事
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遠 聖主繼述
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之書詆
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事實攘
奪 懿美移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始於
聖訓觀其大者可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知受與
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爲豈聖訓乎以朕
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覺材極
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未有知豈聖訓乎若設法
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豈聖訓乎如蕃使坐位處

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著其錄必藉事實若使
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謂之事實乎語在
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則誣先烈者太
史氏也滌除誣僞 貞訓乃白稂莠未艾終害嘉穀
私史之誣發於安石成於卞武不改可也章惇由之
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後相踵
非一人也聖主方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事詢焉則
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新法王安
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 神考
聖訓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於安石既死

之後猶欲過用日錄據其誣悖阻害公論豈不違
神考之訓乎此等真訓深切著明託 訓雖多終不
可掩更在辨之而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以 詔中
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舊爲新還先緒已晦之明紹
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流光無窮天下幸甚

論道門第二

余日繇汨陳五行堯晏然不以爲慮

上曰夫慣習即安之如自然不慣習即能無怨如河決
壞民產即民不怨決河壞民產即民怨余曰
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決是也

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其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臣瓚論曰安石曰汨陳五行九載堯晏然不以為慮臣間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為難博施濟眾堯以為病何至於晏然不以為慮乎蓋入主晏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蔡卞解釋詩書同此一說

余曰陛下檢察市場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

首叢脞也

余曰陛下朝夕檢察市場務事煩細非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余曰市場務陛下檢察太苛士不敢有為俊民不章矣

余又曰上市易務如果子行人事總立得七行法如此類甚眾但以陛下檢察太苛故使臣頗畏縮不敢經制臣以謂陛下不當擾之使怠惰因循使細民愛弊也王省惟歲歲月日時無易又用明俊民用章令陛下未免叢脞乃責市場務煩細此乃所謂歲月日時

既易士之有能有為者畏縮不敢有為俊民與無能偷惰之人同即微而不章矣

臣權論曰 神考聖訓謂市易法苛細恐其有害細民故初欲罷之所以懷保小民也而安石則曰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神考沮抑呂嘉問所以去蝨賊而養嘉穀也又之用明何以加此安石則曰俊民不章矣借典謨洪範之言以文私意豈獨此哉

余曰 陛下抑程昉恐後世議聖德

余曰唐太宗行義至不修 陛下修身與堯舜無異然

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千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橋了更修廨舍營房置都日掠房錢八百文又置樹植二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障河黃河外尚有淤溉及出田四萬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千頃合轉一官即昉須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轉一官又令與宗師同放罪 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為非書之簡冊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

臣權論曰安石謂程昉當轉四十餘官而 神考止

令轉一官安石謂程昉無罪可放 神考必令放罪
神考審察功罪明其賞罰馭臣之柄不分于下此所
謂是也而安石曰天下以為非又曰書之簡冊恐後
世有以議 聖德臣竊謂後世若有公議則當議其
宰相王安石而已 神考聖明之斷載於簡冊安可
誣也

余曰今 陛下未免坐於流俗之中

余曰 陛下明是非好惡使人知理分所在則中人以
下亦多服從 陛下所為必不至於敗壞今多或以為
陛下尚可欺以其所為故未肯悛華譬如運甕須在甕

外方能運若坐甕中豈能運辨故制天下之事運流俗
之人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今 陛下尚未免
坐於流俗之中何能運流借使人順聽 陛下所為也
臣瓘論曰痛哉流俗之論也自熙寧之初宰相之所
欲為 聖主一有所違則立運甕之說以陳於前歲
月既深其論益勝然而天下習俗自有正流不恤身
害不逐世利老死而不變者其人多矣人之趣善如
水之必東安可使之逆流哉

余曰商鞅立法簡而要

余曰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今之法共司馬遷所以記

數行具足若法令簡而要則右下易遵行煩而不要則
在下既難遵行在上亦難考察

余曰秦孝公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

余曰唐太宗能使佞人如裴矩者更肯正諫如此纔能
為唐太宗 陛下聰明睿智足以遠追三代之主然剛
健篤實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以及唐太宗恐 陛下不
可不思非特唐太宗至於秦孝公所以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臣恐優游退託如此則無致治之日

臣權論曰安石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
必行臣始讀其詩謂安石所取於鞅者能必行也

一事耳及觀日錄乃知安石兼取其法令簡而要也
非特如此以秦孝公擇術濟事為是以 神考優游
退託為非嗚呼 神考初以帝王之佐望安石而安
石乃自比於鞅而以孝公之事責 神考此 神考
所以九載之後棄安石而不用也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
比漢宣帝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陛下聖質高遠當慕堯舜三代
盛王如漢宣帝不足以言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
比漢宣帝朕意趣誠廣大但才力庸短未能運動天下

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發

臣瓘論曰日錄所造 神考謙辭或曰朕頑鄙或曰朕才力庸短或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不可勝舉矯誣 聖訓欺罔士類以啓悖慢之習可勝痛哉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令運數十萬人爲保甲又使之上番乃人人取狀召其情願自古作事未嘗有如此者此乃以 陛下每事過慎故湏如此

臣瓘論曰舜戒禹曰欽哉慎乃有位欽修其可願 神考每事過慎而於立法取人情願可謂得舜禹之心矣安石乃欲以大勢驅率衆人而以 神考之過慎爲非是非如此則蔡卞之所謂國是者有自來矣 余曰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

余曰 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何也

上曰莫是能果斷余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賊盜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

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
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
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

臣瓘論曰任計數者儀秦之學也必事功者強霸之
術也周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
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
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矢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
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
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不用計數雖唐大
宗不能及也今乃謂世宗初以兵弱則招集亡命給

而用之成功之後則既黜其勞又盡誅之如此則是
用民如禽獸棄信如糞土此管仲之所以不取而商
鞅之所以不爲也而謂世宗爲之乎蔡卞唱尊私史
執爲國是先定計數以必後功每以自賢之心密操
使能之柄所以使紹聖同列者定計數於先既使而
後陷之所以使建中靖國之大臣者定計數於先既
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其元者亦定計數於先也京懲
博布前事方未陷之時與之格鬪乍勝乍負而京之
計數終出其下卞之所定於先者其計受於安石卞
之所必於後者非臣之所敢知也

右論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段

臣瓊論曰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舍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悖悖則戰戰則其血玄黃陰陽兩傷君臣之間豈顧至此故承天之順不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之所共疑也尚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於未行之前耳臨事而

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習其言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一定而不可易也故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僭僞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而爲之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既捨尊元之法革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祗悔也而繼之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於迷復哉

卷一

卷一

卷一

